

藏

書

藏書大臣傳卷三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

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遣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  
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  
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  
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歿子立爲燕惠王惠  
王自爲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  
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  
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

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人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操  
眷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  
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  
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  
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  
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  
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  
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  
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  
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  
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  
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

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致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  
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  
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  
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  
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藺、從、氏、堅、趙、家、子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

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

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

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

相如可使百大賢乎可亦也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

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

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

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  
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  
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  
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  
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  
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

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  
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  
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  
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  
覲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  
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  
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  
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

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此招尤妙乃可歸璧

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

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

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

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

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

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

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

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

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

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

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

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

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

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

西河外滎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

六受此人語

此之禮相如也

秦之本是奸雄者

又來了

冷笑無味秦王一生

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異還不過三十日

頭亦通止也

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

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善爲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

是相如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肖擊缶相如曰五

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



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鍾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村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節○節○見○相○如○智○勇○俱○妙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鴛獨畏廉將軍哉願吾念  
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  
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  
與歡爲刎頸之交

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真丈夫真男  
子真大聖人真大阿羅漢真菩薩真佛祖真令人千  
載如見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策。傲。儻。圖。策。

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

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

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行亦不低

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父人不知則爲鮑焦易愧輕歎只爲

一身耳不知其憤世甚也正以見已久居園城不  
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歿者皆非也衆人不

故而責新垣之行之切矣  
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

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  
則連有蹈東海而歿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故○燕○函○之○本○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

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

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

何如曾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  
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  
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歿則叱之誠不忍  
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  
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  
畏之也曾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  
然曾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

○不○得○其○物○越○是○後○是○矣○夫○既○爲○之

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  
王烹醢梁丕王魯仲連曰回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  
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  
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  
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歿曷爲  
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  
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

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  
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  
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  
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  
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  
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



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  
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  
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  
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  
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  
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

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  
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  
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  
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  
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  
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

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

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  
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  
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  
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  
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  
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滅獲  
且羞與之同名，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  
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效公子糾，而恥威之不

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  
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  
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善言曹子孫  
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  
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  
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  
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  
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  
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

獨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

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不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宣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無敢去滅人國不專爲報仇也。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

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

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

此非卓○老○不○解○也○

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畱。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

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質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

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  
欲畱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  
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  
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乃固

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

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  
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  
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  
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  
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据鞍而問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

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常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行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請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謂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壽之漢王聞良



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  
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  
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  
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  
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  
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  
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  
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  
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  
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  
使人奉太子書早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  
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  
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

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  
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  
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

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  
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  
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  
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  
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  
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歿并葬黃石冢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

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智之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爲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智之私，故卒以滅矣。而霸彊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

棲報父之仇也。非無罪而與師者也。舍而不誅，蠶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強可也。雪恥可也。乃句踐旣許，吳成矣。蠶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蠶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絕。句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遷陶，役役焉。名利之場，老灰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畱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張安世○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常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爵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世爲富平侯，明



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勲領宿衛

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

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癯，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

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  
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  
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  
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  
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  
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憫安  
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於衛  
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

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  
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  
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  
有傲恠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  
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  
歿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  
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  
一子蚤歿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  
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

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按處  
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  
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  
西鬪雞翁舍南上火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  
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  
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  
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  
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

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  
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  
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䟽歸侯乞骸骨。  
天子報畱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  
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  
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  
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  
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  
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  
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  
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  
桑霍爲我戒且歿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  
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  
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  
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夫  
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



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鬪雞走馬長  
安中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歿初安世長子千  
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  
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  
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  
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  
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

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  
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衆遂已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爲將，瑜親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潯陽。

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建安七年  
曹操下書責權質于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  
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地不滿百里繼嗣  
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  
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  
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  
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  
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  
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歿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

瑜部衆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禿也乃取艨艟圍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請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歿者甚衆操軍遂敗還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還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

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  
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  
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  
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  
置一方危哉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  
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使周瑜不攻先主無處所矣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  
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鹵寇侵瑜  
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



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雷

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

以躡操。北方壯哉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

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

性度恢廓，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

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

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

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

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

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  
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遍觀  
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  
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  
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蘇、張酈叟復出酈、叟猶撫其  
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  
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  
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決決願  
其器量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赤筮之

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譖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藏書大臣傳卷四

○五忠誠大臣

○諸葛亮 附傳

諸葛亮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與潁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

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水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淮陰、望、鹽、數、語、武、英、草、溫、數、言、皆、如、右、券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

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  
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好結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  
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  
髦而已耶備乃投髦而起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  
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  
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以待敵得  
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

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荆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平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



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確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知君

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  
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  
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  
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  
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  
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  
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誇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

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士  
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威刑不肅  
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  
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  
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  
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旣而亮入魏  
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  
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  
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

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揚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健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卽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歿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于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

實故敗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  
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  
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  
亮亮曰若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食一不易也  
加夷新傷破父兄歿喪若畱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  
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畱外人  
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畱兵不運糧使綱紀  
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  
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

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  
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  
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  
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  
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卧旗息鼓，  
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  
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  
年，亮將攻魏。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  
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歿，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

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

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不測成敗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

門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應之  
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  
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  
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  
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  
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  
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歿昭又以  
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  
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

又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  
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  
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  
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成爲名體弗順宜顯  
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  
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  
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  
筭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

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命李巖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越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之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魏淮策亮必爭北原，宜

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  
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  
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  
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後果攻陽遂有備不  
得上亮每忌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  
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亂而百姓安堵相  
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  
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  
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為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亲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

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  
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  
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  
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  
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  
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爲馬謖先鋒，連  
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  
人鳴鼓自恃。魏將疑其伏兵，不敢往逼。於是徐收合  
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

攻平、平堅守不動，部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臣黃皓，皓便辟

佞慧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  
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居位凡三年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諸葛  
亮南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改觀亮  
北住漢中請禕爲叅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  
楊儀交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  
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  
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

令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求共圍棋，于時

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獨對戲不輟。

國相與却敵，何預請問，道學先生。

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大宴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為循所害。禕喜赦大司農孟光，責禕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

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  
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  
成間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  
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後主襲位徙廖立爲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  
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  
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  
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遂終於徙所

魏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  
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  
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  
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  
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  
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乞寵齊  
晉坐自貴太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  
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  
僞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

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  
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  
前後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  
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  
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  
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  
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  
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



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

真堪哭

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一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季聞亮卒。發病歿。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爲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爲南郡太守。遺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

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子瑜荅言：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亮以爲參軍，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

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  
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爲  
留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  
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  
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裔與  
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僕自以  
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譬以相益割骨肉  
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  
忍耶元儉述字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  
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  
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  
督軍從事諸葛亮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  
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闇  
誦答對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郫令缺  
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祗每比人常  
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  
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

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及祗還廣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胃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

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歿。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歿。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

移河東京爲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  
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  
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并不令出入汲水日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畱她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詞無使饑渴主人路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嘗至下邳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

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  
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使如小使  
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  
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  
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  
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  
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鞵刺背裂  
中單又傷首度冒韃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駒其名王義持  
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高

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  
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  
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亦帝益信仗疾愈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中朝士相過金  
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  
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  
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  
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

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

聖主

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屯鄆城。勞諸軍。未幾

李愬夜入懸弧城縛吳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脩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鐸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昉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鐸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鐸以本官昉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鐸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

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隋主？

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邕用

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可○滿○出付史

官。然卒爲異，縛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

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

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

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暴稹過惡，以爲逆

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

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

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楨近職俄擢楨宰相楨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特主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



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大  
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  
待卿。始議謂度無援。奧且久。外爲奸。儉恨。抑慮。帝未  
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  
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  
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  
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  
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  
召逢吉還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

侯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奏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叅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名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

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毫。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畱。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求。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足。并。勦。下。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者。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

無故又行凌辱必將滅亡譬如二豺虎於山林間自  
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祇敢於巢穴  
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  
雷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  
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  
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  
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今所在排  
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  
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

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微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正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

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  
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  
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譔開成二年復以本  
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爲朕臥護北  
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乞還東都薨年七十六  
自爲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  
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  
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  
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

○呂端○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尹開封，端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鞠。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罪人與節，垂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擢，趨來，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

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  
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  
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  
有異議。惟端○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  
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  
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  
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  
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  
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



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石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德結冤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子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歿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歿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愈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

疾禁中見太子不務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平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鑲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凡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叅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真宗卽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畱守。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

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  
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  
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久靈州  
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  
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  
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  
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  
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之謐朝廷未必無事沆  
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之惡逆之事奏聞上爲

之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勸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沈性直諒。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勉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廳事已寬矣。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譌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

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  
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  
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帥以琦  
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  
密副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  
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  
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  
密使二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  
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



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官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

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獠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謂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  
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  
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  
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  
思○亂○量○少○間○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  
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  
毋○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  
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  
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

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

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  
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  
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  
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  
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  
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  
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曾后未有還政意  
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兩使天下之人識官家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  
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  
朝廷願指卽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  
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  
言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  
邀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  
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  
修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  
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

朔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先是  
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  
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  
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  
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  
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  
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也而諫祚果上表謝罪神宗  
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  
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

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墮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



自保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遠使每過移諫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濮安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

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忝

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  
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  
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爲園，以園立廟，令  
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  
降手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勝於朝堂曰：  
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  
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  
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臺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  
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更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

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誨等奏促不已  
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帝陶之號立廟京師  
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雷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  
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  
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  
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  
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  
和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  
士民之衆不詳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一詔皆琦

所自早也。治平三年上疾，葉琦奏曰：「陛下久不視門，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大王乃潁王也。」煩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潁王。」某琦曰：「乞卽晚宣麻制。」下卽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州。自陞辭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疎。」僉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疑安石，嘗欲誣奏。在日君少年幸。

毋廢書安石不答退兩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  
上琦書多用古字琦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  
人頗識難字安石聞之益以爲輕己故安石每日韓  
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  
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  
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徑拂衣去琦  
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琦姿貌偉  
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大嶽  
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性理

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籠入細。乃是  
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成  
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  
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太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  
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  
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謬。歐陽修。今  
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  
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  
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

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